

賽珍珠自傳 (十三)

我的多元世界

西方坐視日本侵華

重回南京，那座灰色寓邸依然健在。我坦承從大門進去時，覺得空無一物似的。下人已竭盡全力保持內外的整潔，不過看來不像是人家。它變得我認不出來了。

我以女人的天性全心投入家務和園藝，儘管我須面對精神上的問題並須加以解決。我花費一兩個月使家居的環境安適可人，院內花卉和果樹欣欣向榮。也和鄰居攀起新交，城內和全國發生的新聞便源源而來，使我應接不暇。

前景難以樂觀。我發覺兩大外僑團體——教會人士和工商業者——都不稱心。新中央政府的一些措施不僅讓白種友人生氣更使不友善者憤怒。教會學校必須立案並遵從官方的種種規定，否則只好關門。基督教會中有些本地執事醞釀自主與接管外來資金。許多教士不信任由本地人經手，尤其對本國差遣會費盡心機募集來的外匯保有責任感。

工商業界也有類似的敵意存在。外商曉得本國政府無意在政治上霸佔土地據為己有。他們一

心拓展貿易，也許想得到優惠待遇，並且要求確保僑民的安全。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願意負起統治的責任，使得已經複雜的事情更加難纏。說實話，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國家再也沒有這種豪興了。英國為管理印度已經不斷在呻吟。殖民主義者的牟利事業已快走到盡頭。南京的新中央政府却不停的數落過去列強的侵略事蹟，然而對日益危險的日本野心似乎熟視無睹。顯而易見，日本軍閥得寸進尺以蠶食兼鯨吞中國為急務，想把中國淪為朝鮮第二。南京當局當時若深知西方國家的真正立場，知道對日本戰爭必不可免。我認為她們若能與西方國家聯手對付日本，或可化解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工商團體合作策畫的大東亞帝國的藍圖，當時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已來日無多。英國歸還了幾處租界，包括漢口和鎮江的租界，外人享受的特權正在磋商如何改變，不只是建立中國法庭取代領事裁判權，而且可能根本廢除這種治外法權。

對比之下，蘇俄會自動廢棄她享有的特權來蠱惑中國領袖們。其實第一次大戰以後德國已讓出所有的特權。南京當道對蘇俄毫無好感，不過

賽珍珠著。郭功雋摘譯

對日益得勢的德義法西斯主義較為友善。日漸壯茁的本地軍隊多聘請德國軍人擔任顧問，我們發現連德國僑民也比其他西方僑民得到更多優待。在西方國家受輕視的情況下，他們就默默無言地坐視日本人一步步地蠶食中國領土。他們互相招呼說，讓日本解答異常繁雜的中國問題吧。於是抗戰當真爆發時竟無一個西方國家是中國的盟友，而德國却與日本、義大利結為軸心國的聯盟關係。

環遊亞洲各國看看

到一九三四年初春情勢昭然若揭，該是我東裝回美國的時候了。我將一去永不回頭。我看出早晚白人必然要掃地出門。歷史累積的重壓已經够大，我的有生之年會看到無法逃避的崩潰。在偌大風濤中我不過是一根蘆葦，而且又是女流之輩，在無人能夠回天的情況下，我不走更待何時？

我還有必須回美國的個人原因在。我那智能不足留在美國的長女已經患病。單單為住在附近便於隨時看顧她，就應該回國。南京的灰色家屋

不再有家裏的溫暖。儘管我付出種種努力，男人與主婦之間的距離與鴻溝已越來越寬，而且無法克服。

兩人之間其實只有一個差異，且是無法溝通的差異。早在成家以前雙親就曾先我而預見到，吾母曾試圖說服我反對這樁婚事。我當時忽略母親的意見，不久我就悲慘的發覺母親是對的，我太過驕矜自持而不敢自承錯誤。現在兩人又對智能不足的長女發生歧見。我們應該如何處置她成為爭執的問題，兩人之間無橋可通。現在是我離開中國的時候。

不過我拿定主意在我離華以前我應環遊亞洲各國，盡可能多看看，至少應在歷史上這個微妙的時刻對殖民地國家的百姓的地位走馬觀花的巡視一番。首先我得看看我足跡未曾到過的部分中國地方，然後再看看中南半島、暹羅、印度和印尼。實際上我是深入帝國版圖之遊，看看殖民主義如何統治它的子民，要有可能，我可以發現未來如何演變，至少在時機上，而非在事蹟上。舉例說，印度何時與如何脫離英國版圖而獲得自由之身？

就我而言此行只為看看和聽聽。我不預備拜訪任何官員，縱然我可能與他們碰面，而且我儘可能少跟白人接觸。我早已了解他們的觀點。我打算以自己一向懶洋洋的步伐在各國遊歷，隨遇而安的停留在我歡喜的地方，儘量多學習多享受。如今到過這些地方的人多不勝數，細說此行詳情也是廢話，今天甚至美國官員也常常到亞洲各國環遊一番。

那麼我記得些什麼呢？我記得景色如畫的福建省。在華南，它是擁有曲折海岸線的一省。波平如鏡的岩岸常是海盜出沒的所在。他們的巢穴有些不少於幾百年的歷史。我搭乘的小汽船也裝着堅實的鐵欄，上下層甲板相連的樓梯口安着牢固的鐵柵門。上層為白人旅行使用，下層由其餘旅客食宿。英籍船長告訴我，鐵質欄桿和柵門旨在保護上層白人的安全，縱令海盜混跡在下層甲板，上面的人也能開槍自衛。我問，「如果海盜在下層放火呢？」

船長聳聳肩說：「我們備有救生艇。」

我揮別那艘汽船心中感到高興，然後在一間舒服的小旅館居停幾天，那客棧不純粹是中國式的。從那裡我由中國友人陪伴搭乘長途公車緩緩向內陸行駛，沿途看見世界上最漂亮的柑橘園。枝桠上長着橙子和朱欖。果農當汽車經過時候擁着獻上他們的果實。我們一直駛到內陸山區邊緣，其中是中共盤踞的根據地。汽車的終站止於山麓。汽車司機有張沉靜的臉孔；而且富於幽默感。那公車是美國人用舊的二手貨，一路上每隔一、兩小時就拋錨修理一次。乘客統統下車枯等，司機會用他的電線尋找引擎故障。車子修復他就大吼一聲，客人一齊又上車，繼續行駛。司機修車時，我注意到引擎並無蓋板。

「引擎蓋呢？」我問他。

他抬起頭，臉上沾着機油。「那蓋子，」他氣憤地說，「一會裝上——一會放下——一會裝上，幹嘛呀？我把它扔掉了。」

引擎嘖嘖咳嗽，他大聲公喝，我們連忙爬上

公車。

後來在富庶的廣東省旅遊，我才首次知曉紅糖是怎末提煉的，從小我就喜歡吃這種軟糖。大水牛在石磨邊慢慢拉着石心轉，就有一股乳白色甜汁經過竹管流進提桶。甜汁煮沸，跟美國佛爾蒙州煮楓糖水相似，直到凝成又厚又黑的糖漿。糖漿傾倒在一隻大錫盤中，切成方塊的軟糖。我們當場吃了不少，又熱又硬。然後我們見它冷卻再碾碎，就是廣貨店裡賣的粗糖。

沿途景色宜人，青蔥一片的原野，圓形磨坊的茅草頂，四面通風，水牛或靠木軛拴成一對或者單幹，用肩頭的木槓拖動重負。藍布小褂的農夫不停地向石磨中補充甘蔗，不久地窖燒的甜汁開始沸騰，附近兒童在一起玩耍，不時舔着手指頭。暖和的時令到處蜜蜂嗡嗡的飛。那裡遠離中央政府的統治，農人以漠不關心的揶揄口語談論國事。只有大城的城牆上貼着「打倒帝國主義」之類的標語。

諦視玉彫鬼斧神工

我曾不止一次在市容改善以前到過廣州。我在狹窄而古老的街道上徜徉，兩邊平房店家有象牙鋪子、玉器店、金銀樓。每一行業有個街道，集結在一起。有時間盤桓的話可以目觀象牙工如何把一根象牙雕刻成觀音大士的妙身，或者細工製成層層套裝在一起的象牙球，從外到裡一共有十八個之多，每一個能單獨的旋轉。儘管我諦視良久，我仍然弄不清楚這種神工鬼斧是如何下刀的。

玉石有多種色澤，鵝黃，醬紅，天藍，翠綠，綠得像秧苗，有些斑雜有如大理石紋路，有些平滑冷白如同羊脂。每一種特別精緻的紋路總有特別的用途。我參觀北平故宮時見過匠心獨運的精美玉器，甚至用一塊成玉刻出整幅山水風景。在廣州玉器街我眼見匠人實際上如何雕刻他的傑作，有時一件玉器要窮其一生的光陰！

南方的原玉通常來自緬甸，北平的原玉是駱駝從新疆一路捎來的。十三世紀時一位華僑發現了緬甸的寶石礦，事隔幾百年，直至十八世紀末葉中國玉器愛好者才認為緬甸寶石和新疆玉同樣價值。實際兩者是有差異的。緬甸寶石屬次翡翠 (Jadeite)，新疆玉屬腎形硬玉 (Nephrite)。

中、緬玉石開礦人都相信翡翠有奇蹟般的特質。緬甸高山族人 (Kachins) 使用一根神奇的竹桿選定礦苗，點火焚燒，而後發現寶石礦就結集族人圍聚現場行禮祭祀做為開礦的禮儀。

為何我這樣嘮叨硬玉石呢？它是要用幾本書籍才講得清楚的主題，從開山鑿去地殼的硬石找到由寶石與不同硬石構成的內層，最內心才是寶玉所在。從秦始皇起中國就視玉石為神物，用來刻成國璽，這具神器由歷代君王保管，凡能典藏這枚玉璽的才是主持中國大計的皇帝，亦即天子的表記。當清朝慈禧太后為八國聯軍逼迫棄京向西安逃亡時隨身就帶着這枚玉璽，她知道臣民就會繼續擁戴她是皇位的正統。我納悶目前這枚玉璽流落在何處？

玉器真是人見人愛的好東西，不論你如何弄它到手，自己發掘，花錢買或者偷到手。

中國女人要求髮簪以碧玉鑲嵌，戒指、手鐲也以翡翠走時。老頭子手掌心喜歡把玩一塊翠玉，弄得圓滑光溜已極。濶佬花錢買玉器而不願存放錢財在銀行。據說玉石會隨年華流逝更美好。在中國一家之主謝世時子孫在他棺材中放玉器陪葬，以免遺骸腐朽。最背時的長三姑娘也有翡翠耳墜和髮簪等手飾；至於最負盛名的戲子也用玉手飾，不用鑽石，因為玉石與婦女的膚色相得益彰。我那次西遊亞洲各國雖然發現與見識甚多，如今已成記憶中的陳跡。我只想見識自己想看的，固然每到一地都有特殊的美妙山川景色，我想看的則是居民。

中南半島自私自大

走訪中南半島使我接觸到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殖民地人士最嘔心的莫如是他們的自私自大。他們沒有自主的政治權利，所以一切以自己家人為中心，天災來只關心一家人。中南半島實際上三個國家組成，越南以華人居多，高棉多印度後裔，柬埔寨多暹羅人。三國各有自己的語言，而以法文為統一的文字。西貢是半島上唯一大城，非常法國化；街頭我看見混血兒，似乎法國人是西洋人中種族偏見較少的。然後我去高棉為了遊歷「吳哥窟」名勝。這座為古代高棉王朝建造的宮闕，却在莽林中任它荒蕪殘敗。我至今夜半醒來也會留下那裏的深刻印象。我發現死寂的宮殿，雖已毀敗仍然屹立在樹林中，猶有纏抱着樹幹的蛇化石。通道和橋的石欄干都有眼鏡蛇纏結的化石，蛇頭向上伸出而且栩栩如生。

當地傳說吳哥窟是由奴工建造的。他們一層一層堆積石基，為專制國王建造宮闕，自己忍受非人的待遇。奴工終於揭竿而起摧毀王子統治者，結果主奴雙雙滅亡。我雖然不迷信，可是在古老的亞洲，有些地方確曾孳生，成長，又淪亡過某一族人，縱已事隔多年，土地上仍遺有他們的血肉，氣氛中依稀覺得他們是存在的。

繼續西行我去了曼谷，暹羅的首都。我應邀參加一次扶輪會聚餐，主講人是位皇家貴胄。我們吃一餐純美國式大餐，包括牛排和洋芋味道在內。親王的演詞冗長而乏味，雖不時發出智慧的文句，引起聽眾的掌聲，可是不免疑問，這篇演說為的是什麼？他讀完講辭，抬起頭來謙遜地說：「對不起，我已善盡我的責任。適才我是照芝加哥總會送來的原稿宣讀的。」他的宣告激起一陣歡呼和鼓掌。使我長憶勿忘的倒是在曼谷吃到的古怪水果——榴槤，它十分堅硬。我放在旅館客房門口做一個止門物。當地的街景也是一絕。着黃色袈裟的僧侶到處都是。金碧輝煌的古刹有金黃色的臺階從堅實的地基砌起。街上美麗而平板臉孔的婦女和小孩來往如織，男人一個個循規蹈矩。運河上小船載着住戶，水上人家都很淨潔，他們是世上少見的漂亮人民。體魄雖不雄偉，却膚色光滑，深棕而不黝黑，大眼睛，瓜子臉。一個個自由自在，昂首軒敞。對人誠坦，流露着友善而非敵意。男女和兒童都有着瘦削而圓混的身體和四肢，統統如此。

重新體會印度哲學

印度從小就陪襯過我的日常生活，但直到一九三二年我才有機會直接拜望她。小時候我家的印度籍醫生和他太太講過許多故事給我聽，我也交織成爲長大的夢想。何況有關印度的書籍我一直是不放過閱讀機會的。家父講述過釋迦王子與他得道的事蹟。在上海英租界居停時親自接觸過印度的另一代表。頭上包着纏頭布身材魁梧的錫克族工部局巡捕，如果不遂心意手揮木棍猛打違規的中國人力車伕。我也獲悉英國帝國的殖民主義，她有長處也有短處。

中國和印度是難以並論的兩個國家。人生哲學各異，儘管他們對人類的宇宙觀是雷同的。他們都愛好和平，印度人的宗教禁止殺生，中國人崇尚不戰而屈人之兵。所以中國人不止一次把入侵者同化掉。例如，猶太人許多已徙居華夏幾百年，從小亞細亞經過印度定居於中州河南，以開封府爲聚居之地。可是猶太人在中國並無單獨聚居的跡象。中國人從不迫害猶太人，憑和陸通商而加以同化。我在中國遇見有繪畫天才的學生或文思敏捷者多半有猶太人的血液。我寫了一本小說，題名「芍藥」(Pony)，就以中國猶太人爲主角。印度未能同化猶太人，他們計不出此。印度允許猶太人保持分離狀態居斯土。因之，孟買附近的默塔就成爲波斯巴西斯(Parsis)人的聖地。印度南方也有黑色猶太人族居，是印度大大太陽把皮膚晒黑的。

印度對有色人種的看法與美國不同，歐洲的白種入侵者早在印度人以前攻佔了山地喀士米爾，這種人皮膚很白皙，棕髮、藍眸的女性很是美

貌。我有位印度女友最近嫁給一位喀士米爾男士，他的頭髮烏溜溜，可是眼珠子碧綠。喀士米爾人的膚色呈乳白色，身材健美，一如希臘雕像。所有印度人應視爲高加索種，但是南方的居民不論種族都和非洲人一樣黝黑。印度人且有在其他地方生根的奇特本領，譬如南非除黑白分明的對立外印度人成爲第三勢力。又如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家中却有位印度醫生。他們戰後獲得獨立，沒有幾年工夫已有傑出的個人參與世界事務。聯合國大會第一任女主席是印度人。韓戰中管理美軍戰俘營的指揮官就是位印度少將。

早婚懶惰爲禍印度

我在一九三四年到達加爾各答選自找上一位印度友人的家門。我是夜晚進城的，馬路邊人行道上到處躺着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後來我去拜訪過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太妃陵」，在月光上欣賞尤其美麗。我不是專爲瀏覽勝蹟的人，我去印度爲了聆聽兩種人的意見：城市的青年知識份子和鄉村的農夫。我在城市鄉村狹小的屋子聽他們關於自由的計畫。知識分子那時已揚言另一次大戰無法避免。第一次大戰之後英國人食言於印度使他們異常痛苦。他們認定英國人還政於印度毫無誠意。印度的知識分子倍嘗苦果而且急躁不安。我參加漫長的座談會注視他們瞪着烏黑眼睛，聽他們以純正英語講出感受。

他們計畫第二次大戰一爆發，印度立即背叛英國設法使印度獲得自由身。他們不會再像第一次大戰時從軍接受英人的指揮。「然後呢？」我

問。年輕印度人傲慢地答道：「然後，我們自己決定做一抉擇，與英國併肩作戰或跟她對抗。」時機來臨竟然是殘酷的希特勒主義和亞洲日本侵略者結伙爲害人羣。他們必須在軸心國和英國之間做一抉擇，他們選擇後者，因爲深知雖有種種不公平，總算選擇了文明而非野蠻，印度延後爭自由的計畫。甘地很早憑其先知號召農民與知識分子合作，最後贏得和平獨立的目標。

其實最貧窮的是印度鄉村。我以爲在中國久住早已熟悉貧困之爲物。可是直到我到過印度鄉村才知中國農民是富庶的。也許幼年我見過的俄國鄉村可與印度的窮鄉差可併論。早婚和懶惰是印度的大害。若有一個好的政府以惠民而非榨取爲職責，印度的許多缺點就可以糾正。

印尼地區寬容雜種

印度容忍雜種的人民。英國男人最初統治印度時沒有携帶家眷，於是民衆中有頗大比率是英印混血兒。混血兒無論男女優秀而漂亮。科學家說最豐富的文化來自混血民族，美國是人種大熔爐。從瑞典、芬蘭到意大利的高加索種全有一份，是的，美國够格稱爲混血國家。

到了印尼我發覺人們對雜種的態度迥然不同。荷蘭人統制印尼時對種族認定採取較寬大的政策，只要血液中有白人的血就認做白人；在印度恰好相反，任何人（縱然四分之三是白人）只要有一點印度人的血就認做印度人。荷蘭人此一睿智的殖民政策使混血兒成爲最傑出的荷蘭人士。他在印尼至少在表面上十分榮耀。所以後來

印尼獨立時，她的智識分子能够沉靜地從事建國工作，而印度在獨立時顯得到處騷亂，國幾不國。我以嚴肅的觀察和研究心情走訪這些不同的土地，盡量深入的瀏覽而且樂在其中。從蘇門答臘我頭一次嚐到莽林的風味。雖然我已在中南半島見過熱帶叢林，可是從飛機上俯瞰也覺出蘇門答臘的莽林看來隱藏着重重危機，那混濁的河流蜿蜒在綠色原野中有如一條巨蟒。後來飛機落地，我聞到濕空氣中摻雜着惡臭，叫我不敢領教莽林。

我是經常出外旅遊的，接觸的人們也多，不能在本書內囊括無遺。多年之後我以印度為背景寫了一本小說，「來吧，親愛的。」美國讀者只有很少數懂得我的本意，而印度讀者都很了解我。書中我藉三位基督教傳道人來證明，不問目標為何，成功的工價乃是一種絕對的奉獻。據我所知，傳道人就他的作為言，是最專屬最奉獻的人。他相信上帝是人類的天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最低限度基督徒說他作如是觀，傳道人是這樣宣道的。然而，為何他雖做如此的犧牲，他仍未能改變世界呢？可嘆的是，他們做得不夠，他也未曾為信仰付出全份的工價。他有時只付出部分心血，無法接受他信仰的整套意義。我在美國也一再見到同樣的拒絕。但是我認為印度人懂得為理想付出一切代價。他們了解我那本書並非迷宮般難以理解。

決心離華重訪北平

我蒐集許多知識和經歷返回中國，略作休養，把獲得的寶藏加以分類再為自己的前途深深的

打算一番。我在南京的住所離國民政府只有一箭之遙。我看不出問題有能够解決的任何徵象。共產黨趕往西北一個角落，各省軍閥仍然佔地為雄，日本的氣燄萬丈，野心昭然若揭。

除此而外，家庭的問題重重。我托養在美國的長女傳來不好消息，南京的家中兩個組成分子又歧見日深，最後我終於下定決心。我要離開中國——縱非永不回來——而她是從童年就熟悉的第二故鄉。我願重返祖先的故土另建生活。這決定使我接近祖先——以前我一直對他們感到陌生，他們多年前也曾離開已知的土地，飄洋過海去到一個一無所知的大陸。在我，情形恰恰相反——我以一外國人把一個奇異的土地變成故鄉，現在我要束裝就道返回祖先的土地。不問動向為何，却一定要連根拔起。

離華之前我再度前往北平，只為多看一眼，只為對我幼年心目中的中國心臟多記憶一點最後的景物。這次並非私下造訪，因為那時我的知名度不小，我收到一些無法拒絕的請帖。如今我已忘記那些主人都是誰，我只記得有一晚在孤寂的長巷中邂逅了一位盲人音樂家，當晚我只在溜躑着，忽然我聽到單弦琴彈出的熟悉曲子，指法非常精到。一個穿長棉袍的高大身形出現在衝衝的陰影下。他巨大的頭昂然豎立，大眼睛瞪着却視而不見。我發現他漸漸走近。他橫捧着他的單弦琴，聚精會神用手指彈着二根琴弦，不會發覺我在近旁。我一直記得他和他的曲子。

敵人仍然來自北方

我也長記回教店舖供應的醬羊肉，還有著名的北京烤鴨。我再次觀賞故宮博物館，在慈禧太后住過的寢宮流連很久。有一天離開北平去逛八達嶺長城。長城早已失去作用，可是今日的敵人仍然來自北方。我也在北海公園盤桓了一天，蓄意使我長憶勿忘。就這樣我倒滿了酒杯，也許為了終生的追憶，因為誰知道將來連回來觀光一次會不會可能呢？戰爭迫在眉睫，至少遲早要對日抗戰，如果不是世界大戰。現在看起來世界大戰如箭在弦。在一場世界大戰中，我知道日本不會跟美國站在一邊，而是站在敵對的一邊。可是最後別離時，我沒有從庭院花臺和屋子裏帶走一絲一縷。我感覺最好留着它像它平常一樣，有如我這次是回去度暑假，到秋涼學校開學時，或者再隔些年我會回來。就這樣我於民國二十三年春天買棹言施，返回我的花旗故鄉。

譯者的話：

賽珍珠自傳到此結束。賽珍珠於一九三四年春天離華返美，定居費城，次年六月十一日與布克離婚。同年十一月與約翰戴書局店東韋爾士結婚 (John Day Co's Richard J. Walsh)。一九四九年籌建「悅來之家」(Welcome Home) 收養韓戰孤兒，其後也包含收養越戰中出生的美亞混血孤兒。

在中共竊據中華美地後賽珍珠一直沒有機會重返中國故鄉。一九六一年韋爾士先生因心臟病去世。一九七二年賽珍珠曾因腸病住院後手術治療，至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溘然逝世，享年八十歲。